

##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

慕容垂 李勣女 解祿人 漕店人 張琮 劉門奴 閻庚 明崇儼 王懷智 沙門英禪師 陳導 王志 巴峽人 陸餘慶  
慕容垂 唐太宗徵遼，行至定州，路側有一鬼，衣黃衣，立高塚上，神采特異。太宗遣使問之，答曰：「我昔勝君昔，君今勝我今。榮華各異代，何用苦追尋。」言訖不見，問之，乃慕容垂墓。（出《靈怪集》）

## 李勣女

貞觀元年，李勣愛女卒，葬北邙，使家僮廬於墓側。一日，女子忽詣家僮曰：「我本不死，被大樹之神竊我。今值其神出朝西嶽，故得便奔出。知爾在此，是以來。我已離父母，復有此辱恥，不可歸。幸你匿我，我能以致富報爾。」家僮駭愕，良久乃許，遂別置一室。其女或朝出暮至，或夜出曉來，行步如風。一月後，忽攜黃金十斤以賜，家僮受之。出賣數兩，乃民家所失，主者執家僮以告。洛陽令推窮其由，家僮具述此事，及追取，此女已失，其餘金盡化為黃石焉。（出《孫相錄》，陳校本作出《瀟湘錄》）

## 解祿人

江南有數人行船，見岸上兩人，與船並行數里。岸上人云：「暫寄歇息。」船人許之。怪其跳躑上船，其疾如風。須臾，兩人云：「暫至村，各有小祿，且寄船上，慎勿開也。」慙戒之，兩人去後，船中一人解祿共看。每祿有五百貼子，似紙，非篆隸，並不可識。共驚，還結如故。俄頃二人回，云：「開訖，何因諱？」乃捉解祿人云：「是此人解。」遂擲解祿上岸，如擲嬰兒。又於村中取人，擁之而去。經數日，一人欲放解祿者，一人不許，曰：「會遣一二年受辛苦。」乃解至富人家。其人家有好馬，恒於庭中置槽，自看飲飼。此時已夜，堂門閉，欲取富人無由。一人云：「此人愛馬，解馬放，即應開門出。」如言，富人果出。一人捉之，應手即死。取得富人，遂棄解祿人而去。此家忙懼，唯見此人在，即共毆。縛之送縣，以解祿等事為辭。州縣不信，遂斷死，此人自雪無由，久禁乃出。（出《異聞錄》）

## 漕店人

貞觀中，長安城西漕店人，葬父母，凶具甚華。一二年後，忽見亡弟來，容貌憔悴。言為兄厚葬父母之故，被差為林泉驛馬，只承困苦不堪，故來請兄代。兄大驚懼，更多與紙錢，遣努力且作。其後數月，又見弟來雲，只承不濟，兄遂不免去，其兄應時而卒。（出《異聞錄》）

## 張琮

永徽初，張琮為南陽令。寢閣中，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，就視則無所見。如此數夜，怪之，乃祝曰：「有神靈者，當相語。」其夜，忽有一人從竹中出，形甚弊陋，前自陳曰：「朱祭之亂，某在兵中，為祭所殺。屍骸正在明府閣前，一目為竹根所損，不堪楚痛。以明府仁明，故輒投告。幸見移葬，敢忘厚恩。」令謂曰：「如是何不早相聞。」乃許之。明日，為具棺槨，使掘之，果得一屍，竹根貫其左目。仍加時服，改葬城外。其後令答殺一鄉老，其家將復仇，謀須令夜出，乃要殺之。俄而城中失火，延燒十餘家，令將出按行之。乃見前鬼遮令馬曰：「明府深夜何所之，將有異謀。」令問為誰，曰：「前時得罪於明府者。」令乃復入。明日，掩捕其家，問之皆驗，遂窮治之。夜更祭其墓，刻石銘於前曰：「身殉國難，死不忘忠。烈烈貞魂，實為鬼雄。」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## 劉門奴

高宗營大明宮，宣政殿始成，每夜，聞數十騎行殿左右，殿中宿衛者皆見焉，衣馬甚潔。如此十餘日，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。」門奴詰問之：「案《漢書》，楚王與七國謀反，漢兵誅之，夷宗滅族，安有遺嗣乎？」答曰：「王起兵時，留吾在長安。及王誅後，天子念我，置而不殺，養於宮中。後以病死，葬於此。天子憐我，殮以玉魚一雙，今在正殿東北角。史臣遺略，是以不見於書。」門奴曰：「今皇帝在此，汝何敢庭中擾擾乎？」對曰：「此是我故宅，今既在天子宮中，動出頗見拘限，甚不樂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，誠所望也。慎無奪我玉魚。」門奴奏之，帝命改葬。發其處，果得古墳，棺已朽腐，旁有玉魚一雙，制甚精巧。乃敕易棺槨，以禮葬之於苑外，並以玉魚隨之。於此遂絕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## 閻庚

張仁亶，幼時貧乏，恒在東都北市寓居。有閻庚者，馬牙荀子之子也，好善自喜。慕仁亶之德，恒竊父資，以給其衣食，亦累年矣。荀子每怒庚云：「汝商販之流，彼才學之士，於汝何有，而破產以奉？」仁亶聞其辭，謂庚曰：「坐我累君，今將適詣白鹿山。所勞相資，不敢忘也。」庚久為仁亶胥附之友，心不忍別，謂仁亶曰：「方願志學，今欲皆行。」仁亶奇有志，許焉。庚乃私備驢馬糧食同去。六日至陳留，宿逆旅。仁亶舍其內房，房內有床。久之，一客後至，坐於床所。仁亶見其視瞻非凡，謂庚自外持壺酒至。仁亶以酒先屬客，客不敢受，固屬之，因與合飲。酒酣歡甚，乃同房而宿。中夕，相問行李，客答曰：「吾非人，乃地曹耳。地府令主河北婚姻，絆（絆原作糾，據《廣異記》改）男女腳。」仁亶開視其衣裝，見袋中細繩，方信焉。因求問己榮位年壽，鬼言：「亶年八十餘，位極人臣。」復問庚，鬼云：「庚命貧，無位祿。」仁亶問何以致之，鬼云：「或絆得佳女，配之有相，當能得耳。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，有一村中王老女，相極貴。頃已絆與人訖，當相為，解彼絆此，以成閻侯也。第速行，欲至其村，當有大雨濡濕，以此為信。」因訣去。仁亶與庚，行六七日，至村，遇大雨，衣裝濕汗。乃至村西，求王氏舍焉。款門，久之方出，謝客云：「家有小不得意，所以遲遲，無訝也。」仁亶問其故，云：「已唯一女，先許適西村張家。今日納財，非意單寡，此乃相輕之義。已罷婚矣。」仁亶等相顧微哂，留數日。主人極歡，仁亶乃云：「閻侯是己外弟，盛年志學，未結婚姻。」主人辭以田捨家，然有喜色。仁亶固求，方許焉。以馬驢及他贖為贄，當日成親畢，留閻侯止王氏，仁亶獨往，主人贈送之。其後數年，仁亶遷侍御史、並州長史、御史大夫知政事，後庚累遇提挈，竟至一州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## 明崇儼

唐正諫大夫明崇儼，少時，父為縣令。縣之門卒有道術，儼求教。教以見鬼方，兼役使之法。遺書兩卷，儼閱之，書人名也。儼於野外獨處，按而呼之，皆應曰：「唯。」見數百人。於是每須役使，則呼其名，無不立至者。儼嘗行，見名流合祔一親者，輒已出郊，儼隨而行，召其家人謂曰：「汝主君合葬二親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汝取靈柩，得無誤發也。」

「吾前見紫車，後有夫人，年五十餘，長大名冢婦也。而後有一鬼，年甚壯，寡發弊衣，距躍大喜，而隨夫人。夫人泣而怒曰：合葬何謂也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，雲明正諫有言如此。」祔親者聞之，大驚，泣而謂儼曰：「吾幼失父，昨遷葬，決老豎取之，不知乃誤如此。」崇儼乃與至發墓所，命開近西境，按銘記，果得之。乃棄他人之骨，而祔其先人。儼在內言事，及人間厭勝至多，備述人口，故不繁述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#### 王懷智

唐坊州人上柱國（上柱國三字原空缺，據陳校本補）王懷智，顯慶初年。其母孫氏，及弟懷善、懷錶並存。至四年六月，雍州高陵，有一人失其姓名，死經七日，背上已爛而蘇，云：「在地下見懷智，見任太山錄事。」遣此人執筆，口授為書，謂之曰：「汝雖合死，今方便放汝歸家，宜為我持此書至坊州。訪我家，白我母云：懷智今為太山錄事，幸蒙安太。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，此既功德物，早償之。懷善將死，不合久住。速作經像求助，不然，恐無濟理。」此人既蘇，即齋書特送其舍。所謂家事，無不暗合。至三日，懷善暴死。合州道俗聞者，莫不增修功德。鄜州人勳衛侯智純說之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#### 沙門英禪師

唐法海寺沙門英禪師，具言每見鬼，寺主沙門惠蘭，怪而問焉。英曰：「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：饑虛甚，以師大慈，又自有所見，從者二百許人，勿辭勞費也。吾也報云：後日曉時書來，（《兩京新記》後日曉食書來作後日晚食當來）專相候待。」惠蘭便備酒脯之類。至時秦王果來，侍從甚眾，貴賤羅列，坐食甚急，謂英曰：「弟子不食八十年矣。」英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吾生時未有佛法，地下見責功德，吾但以放生矜恤孤應之。以福薄，受罪未了。受此一餐，更四十年。方便得食。」因指坐上人云：「是陳軫，多為虛詐。」又指二人云：「是白起、王翳，為殺人多，受罪亦未了。」英曰：「王何不從人索食，而自受饑窘也。」答曰：「慈心少，且餘人又不相見。吾貴人，不可妄作禍祟，所以然也。」因指酒脯曰：「寺主將來耶？深耽愧。」臨去時，謂英曰：「甚愧禪師，弟子有物在，當相送。城東門通化外尖塚，是弟子墓。時人不知，妄雲呂不韋塚耳。」英曰：「往赤眉賊發掘，何得更有物在？」鬼曰：「賊將竊物去，細者深，賊取不得。見在。」英曰：「貧道出家，無用物處，必莫將來。」言訖謝去。（出《兩京記》）

#### 陳導

唐陳導者，豫章人也，以商賈為業。龍朔中，乃泛舟之楚，夜泊江浦，見一舟溯流而來，亦宿於此。導乃移舟近之，見一人顰眉大鼻如吏，在舟檢勘文書，從者三五人。導以同旅相值，因問之曰：「君子何往？幸喜同宿此浦。」顰眉人曰：「某以公事到楚，幸此相遇。」導乃邀過船中，顰眉亦隨之。導備酒饌，飲經數巡，導乃問以姓氏，顰眉人曰：「某姓司徒，名弁。被差至楚，已來充使。」導又問曰：「所主何公事也？」弁曰：「公不宜見問。君子此行，慎勿以楚為意，願適他土耳。」導曰：「何也？」弁曰：「吾非人也，冥司使者。」導驚曰：「何故不得之楚？」弁曰：「吾往楚行災，君亦其人也。感君之惠，故相報耳。然君須以錢物計會，方免斯難。」導懇苦求之，弁曰：「但俟我從楚回，君可備婚錢一二萬相贖，當免君家。」導許諾，告謝而別。是歲果荆楚大火，延燒數萬家，蕩無子遺。導自別弁後，以憂慮係懷，及移舟而返，既至豫章，弁亦至矣。導以慳鄙為性，托以他事未辦所許錢，使者怒，乃命從者持書一緘與導。導開讀未終，而宅內掀然火起，凡所財物悉盡。是夕無損他室，僅燒導家。弁亦不見，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#### 王志

唐顯慶三年，岐州人王志，任益州縣令，考滿還鄉。有女美，未嫁道亡，停縣州寺中累月。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，夜初見此女來，妝飾華麗，欲伸繾綣，學生納之。相知經月，此女贈生一銅鏡，巾櫛各一。令欲上道，女與生密共辭別。家人求此物不得，令遣巡房求索，於生房得之。令遣左右縛此生，以為私盜。學生訴其事，非唯得此物，兼留上下二衣。令遣人開棺驗之，果無此衣。既見此徵，於是釋之。問其鄉里，乃岐州人，因從父南任，父母俱亡，游諸州學問，不久當還。令給衣馬裝束回歸，以為女夫，憐愛甚重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#### 巴峽人

調露年中，有人行於巴峽。夜泊舟，忽聞有人朗詠詩曰：「秋逕填黃葉，寒摧露草根。猿聲一叫斷，客淚數重痕。」其音甚厲，激昂而悲。如是通霄，凡吟數十遍。初聞，以為舟行者未之寢也，曉訪之而更無舟船，但空山石泉，谿谷幽絕，詠詩處有人骨一具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#### 陸餘慶

陸餘慶，吳郡人，進士擢第。累授長城尉，拜員外監察。久視中，遷鳳閣舍人，歷陝州刺史、洛州長史、大理寺少府監。主睿宗韞車不精，出授沂州刺史。餘慶少時，嘗冬日於徐亳間夜行，左右以囊橐前行，餘慶緩轡躡之。寒甚，會群鬼環火而坐，慶以為人，馳而遂下就火。訝火燄熾而不煖，慶謂之曰：「火何冷，為我脫靴。」群鬼但俯而笑，不應。慶顧視之，群鬼悉有面衣。慶驚，策馬避之，竟無患。其旁居人謂慶曰：「此處有鬼為祟，遭之者多斃。郎君竟無所驚懼，必福助也。當富貴矣！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